



■羅馬廣場是學校的一大特色。

## 校長訪談

撰文：吳 雄  
攝影：郭錫榮  
walteng@hkej.com  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今天是第二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的大日子，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林宛君形容人生是條條大路通羅馬，讀書好走的路可能直一點，成績不好的繞着走最終也會抵達終點，重要的是如何做一個好人，那樣才不枉此生。而學校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好品德，為他們尋找一條出路……

林校長教學生涯數十載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都教過，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快樂。她是個非常細心的人，對學生的坐姿、衣着、握筆手法都不會放過，每每當場予以糾正，因為她明白教好一個人，必須從細節做起，否則陋習代代相傳，遺禍大焉！

# 長校起 中節做 細念 從紀渠樹陳

林校長是個快樂人，面上總掛着一個笑容，但對教育的執着沒掛在嘴邊，只說自己的信念是：做好這份工，這顯然太抬舉曾前特首了。

「我曾經教過名校（喇沙小學），也做過賽馬會體藝中學的校長，也教過banding差點的學校，如今來到陳樹渠紀念中學，可謂不同範疇都涉獵過，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工作意義，也能幫到學生，我一向相信有教無類。」林校長說。

她在喇沙小學教了兩年，然後去加拿大讀書，畢業後回來教中學，還借調過去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處。後來回到學校教書不久，又去香港大學教了一年，「我發現教大學也很好，因為教別人怎麼教書更有意義，如果自己教得好受惠的是一班學生，若能培養出一班好老師，受惠的人更多。」林校長訪問期間還即席彈起鋼琴來，緬懷一下小學教音樂的時光。

「我中學畢業後去羅富國教育學院，畢業後開始教小學，當年小學教得很開心，我是音樂老師，也是二年級的班主任。後來覺得人生必須多學習，多讀一點書，三年後毅然辭職去加拿大讀工商管理，回流後在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教商科，也兼教英文科，當時教中六七的英文，中四至中七的商科，所以教擔頗重。」

### 難教之最

教過主科，也教過商科和術科，林校長認為教課本上的知識不難，難的是教會學生做人，做個好人。

「所以後來擔任兩家學校的校長，我都要求同學要先做個好人，讀到書當然好，但條條大路通羅馬，有的直接點，有的會間接點，可能會繞遠路，但始終也會抵達終點。我覺得教育不是認識書本，而是更多。我也覺得學生在校時不教，將來畢業進社會要碰釘子。我總跟同學說：『係我咁乞人憎才看你的校服、儀容、言行，你工作時人家只在背後笑你，但不會跟你說真話，你永遠也學不到。』」

過去曾有學生不明白箇中道理，因此產生不滿情緒，等將來到了社會工作，自然會明白校長的苦心。

林校長覺得沒有不好學的學生，「只是礙於不同的理由令他們學不到，舉例說，有的同學可能很聰明，但家裏管教不夠嚴，或沒特別照顧他，導致可以做得更好的卻做不到。又或者，他根本是很想學，但家裏沒人幫他，又或者家庭覺得多雙手幫忙搵食，幫輕家裏負擔是好的。所以眼見不同程度、背景的同學，其實有時候都很無助，所以我覺得應該有教無類，但我相信先管後教。」

林校長教過一個很特別的女生，對方是典型缺乏家長指導的學生。「一年擔任中四班主任，有一個女生被全班同學排斥，因為她媽媽不在世，家裏沒人理她，不懂得護理，經常不洗頭，衣服髒了也不換，於是同學嫌她有體臭。當時我做了兩件事，一方面教她如何護理，叮囑每天衣服要換，頭髮也要洗；另一方面跟她身邊的同學說不



能這樣，她只是不知道問題所在，大家應該給機會她，彼此從頭再來。」結果從鄰桌同學開始，至全班同學都接受她，大團圓結局。

### 代交學費

老師幫學生頂多是學業或行為上，林校長卻曾經幫學生交學費。「試過有一位同學家庭環境不好，學校採取雙班主任制，我試過跟同事夾份幫他交學費。那位學生當時覺得自己沒錢交學費很尷尬，又不想他因此被其他同學排斥，於是我和同事也都不介意，輪流每月幫他交學費，維持了一個學年。」有時候改變一位學生，不需要有多大付出，一句話就做到了。

「那是在脫維善教英文，有一年來了個中六的女插班生，她很文靜，與班裏同學完全沒溝通。一回下午巡學校又見她獨自坐在課室裏，於是進去跟她聊天。她說轉新學校沒有新朋友，我告訴她既然有上我的企業概論課，經常會有個案分享和小組討論，上課那麼安靜會影響成績的。沒想到那次說完，她直變成另一個人。後來她公開試成績很好，畢業禮時還送我一束花，她說很多謝我的一句話令她醒覺。所以，我覺得做老師的一言一行很重要。」

在林校長看來，任何人都是性本善的，沒有人想做壞人，也許只是走的路不順而已，只要耐心跟學生說，大部分頑石都會點頭的。她的確很有耐心，訪問當天在校內拍照，進入圖書館看到同學做得不夠好的，也不忌諱有記者這位外人在，馬上過去提點一番。

在教學上，她用「執着」形容自己的一絲不苟，比耐心還要高一個層次，尤其是自己教的英文科。

「我對一些英文文法、讀音、用字，是很緊張的。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教錯了人，就算一班三十多人，將來他們出去再教人，如此擴散下去後果堪虞。所以我很執着，我覺得做老師首先一定要備足課，要得到學生的尊敬必須要有學養，你必須對自己教的揮灑自如，那樣才有餘力去管秩序，比如有時候學生握筆方式不對，或坐的姿勢不好，我也會糾正他們。」林校長說。

### 不公平待遇

她自認眼睛銳利，是天生當訓導的材料。「我總跟同學說，你這樣趴着坐，一定影響視力，如果將來以這個模樣去申請工作，肯定沒有人請你。我始終認為做學生的老師，必須注意每一個細節，只是教懂他課本上的東西不難。」林校長教過的學生有體藝中學時代的香港著名運動員歐穎芝，「我在體藝認識的第一個學生就是她，當時她剛升中四，記得暑假還剛打完一個賽事回來。」此外還有脫維善時代的施麗珊，「現在經常在電視到看到她，為低下階層爭取福利。」

在林校長眼裏幾乎所有學生都是乖的、都是受教的，「只要他們覺得你值得尊重，他們就會尊重你。陳樹渠的同學也很乖，我要他們說早晨，見面時要打招呼，頭髮儀容都要整齊，因為我知道要教生成為好人，必須從每個細節做起，不是光看成績有幾個A，因為有A沒品德也沒什麼，將來賺再多的錢也沒用，這輩子都是枉過了。因此，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教人的機會。」

在香港這個功利的社會，以林校長的資歷走進商界發展會好得多，二十五年前她的確有過轉行的機會，可是執着的性格令她重投教育界。「記得當年從加拿大回流後，申請某大機構的職位，連筆試也通過了，但我覺得那個年代對女性不是很公平。面試時對方不是關心我的才幹，居然問我：這份工要去不同地方長駐，你有女兒、先生，他們願意跟你周圍去嗎？他們居然關心誰會幫我看女兒，家人會否跟我一起長駐外國？既然我申請這份工作，自然考慮了這些問題。」

那個年代不只是香港存在歧視女性的情況，「我的工作能力很不錯的，在加拿大從事商業工作時也很快升職。有一次我先生和我同時獲銀行聘請，但他的職位是Account Trainee，我卻只是Account Teller，我馬上問請我的人，我說：『我是一級榮譽畢業的，為何做不了Account Trainee，我老公懂的東西我也懂。』但答案是因為我是女人。」

既然商業和政府部門不公平對待她，林校長就決心重返教育行業，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教育生涯。這也許是商業世界的損失，卻是教育行業的得益。所以說，人生道路是條條大路通羅馬，今天文憑試的成績只是考生們人生驛站之一，人生的考試不是一場過的，今天落後的將來可以追回來，重要的是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，那樣就能抵達人生的終點站——快樂人生！林校長的故事就是一個追求快樂的成功榜樣。



今年是陳樹渠紀念中學四十周年校慶，也是林校長在任的第四年。該校追求卓越和多元化的全人教育，體育和藝術都有很好成績，走廊牆壁上掛滿學生的藝術作品。不巧的是，訪問當日學校正在外面舉行藝術展覽，許多精品都不在校。

林校長特別提到學校對表演藝術、音樂、視覺藝術的培育，推動名為「藝萃龍騰計劃」。表演藝術類有演藝培訓班、編導演出工作坊、戲劇教育教師培訓等等。音樂方面則有音樂創作初階課程，這部分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。視覺藝術方面則有日本漫畫班、室內設計創作等。

林校長每年放榜都難免有些無奈，「比如當年在教企業概論，有個同學科科都好，就是英文不及格，我能說什麼？年年預備公開試時，不管作為校長還是老師，我都叫他們努力讀書，不然放榜成績不理想，我唯一能做的一個動作就是陪他們哭。今天我積極物色台灣大學的升學途徑，很多同學英文不好，去台灣升學就不受影響，只要回來不做教師或公務員就沒問題。如要投身教育界，就要補回中英合格，但始終是踏腳石。」

「台灣或大陸讀完學位，可以去加拿大讀碩士。英雄莫問出處，沒有人會管你的大學在哪裏讀，只是看你的碩士和博士在哪裏讀。我們從事教育行業的，就是要找不同的路給他們走，無論是就業還是讀書升學，都需要為他們鋪好不同的路。」林校長語重心長地說。

### 搞好關係

談到今天的教育行業，她表示難度高了，但尊重卻低了。「我出道的年代，人們覺得教師是高尚的職業，都很尊重老師這行。今天我卻覺得社會風氣令尊重不復存在，其實這不單單是對老師，而是整個文化都不懂得尊重人，這樣會一代傳一代的。我總覺得我作為老師，如果不會教他，他將來不懂得教自己的孩子尊重人。」

「有時家長的要求是無理的，但他們自己也不察覺，因為他們也跟着社會大環境在變，覺得這些要求是應該的。傳媒也大肆報道教育行業，不是我們自己讀自己，外面說我們返工等收工，享受高薪厚職，其實不是，很多校長還沒到退休年齡就退下來，因為實在心力交瘁。」林校長帶點無奈地說。

不過，她覺得春風化雨最高興的就是與學生保持良好關係，「不少中學和大學學生都有跟我聯絡，甚至在港大只教一個學期，全部才十五個學生，其中一個退學後一直保持聯絡。很多人想轉工，也會問問我意見。這十五個同學當中，我去了五個婚禮，這是很難得的，所以只要用心教，學生是知道的。」

教育生涯充滿挑戰，但林校長覺得是開心的，「能改變一個人是很開心的事，何況眼見自己改變了不少人？」

■這件作品是林校長最喜歡的。

